



册府元龜
卷之五百十八
至二十



13
849
172



明 4 3
849
172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憲官部

彈劾

秦置御史之職掌舉察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違
失舉劾之歷代因之以為風憲之任故使專其搏擊
重其威權蓋所以震肅外庭紀綱百辟者也乃有居
是任者特稟剛毅之性內懷骨鯁之操嫉惡以自任

册府元龜

憲官部

卷之五百二十八

一



臨事而不惑靡畏於疆禦無避於貴倖正言以斥其短露章以暴其過使恃寵者褫鬼懷姦者喪膽激揚風烈聳動倫類斯固足以稱專席之任光牦筆之選成繡衣直指之義振惠文彈治之業者也而漢初叔孫生之制禮亦曰御史舉不如儀者輒引去之東漢凡祠郊廟及大朝會大封拜則御史一人監威儀劾違失此又成廟庭之尊致禮容之肅故雖暴威武者亦知懼焉

漢張湯為御史大夫時徐偃以博士使行風俗矯制度膠東魯國鼓鑄鹽鐵

鑄銅鐵扇熾火謂之鼓

還奏事徒為太

尊丞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顛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誦其義有詔下終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顛已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藏先積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為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海受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

郡邪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

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

其備備者猶言調度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重問

偃已前三奏無詔不報聽也不惟惟思也所為不許而直矯

作威福以從民望于名采譽干求也此明聖所必加

誅也枉直尺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執者

小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予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

也偃窮訕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顯行非奉使體請

下御史徵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

嚴延年為侍御史宣帝立延年劾奏大將軍霍光擅

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焉敬愕又劾

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干犯也屬車天子後車也大司農自

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

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

蘭內罪人法至死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禁止不延得入覆反也反以此事劾之

年亡命

蓋寬饒宣帝時為司隸較尉平恩侯許伯人第許伯皇大

祖外祖也人第者治第新成始入居之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

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擅長

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沐猴彌猴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因

丹府元龜 憲官部 卷之五百十八 三

起趨取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
帝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帝迺解

王駿為司隸較尉奏免丞相康衡初衡封僮之樂安

鄉屬臨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伯為界閩

伯之名也初元元年郡國誤以閩伯為平陵伯積十餘歲

封平陵伯在閩伯南誤以臨淮郡遂封貞平陵伯以

為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廼定國界上計簿更

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商曰主簿陸賜故居

奏會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商

國界事曾欲柰何商曰賜以為舉計令郡實之舉發

之簿令郡改復平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

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顧念亦不告曾使舉也聽

會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

陵伯為界不足故而以閩伯為界解何不足者不依

也解何者以分解此時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

衡遣從使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駿

與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千金

以上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春秋之義諸侯

不得專地所以大一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

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

士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滅縣界徼也
附下周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帝可其
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

王尊為司隸較尉元帝時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
權為姦邪丞相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
敢言久之成帝即位顯徙為中大僕內掌侍不復典

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
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尊九德五尊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發立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事見虞書臯陶謨

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
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害不
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周上懷邪迷國無

人臣輔政之義也皆不道在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
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
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

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衡
與中二千石大鴻臚等賞會坐殿門下臣欽若等按百官表賞姓

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
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天子當臨饗士時百官共職萬眾
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中門

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
 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
 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
 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
 新卽位重傷大臣重難也乃下御史丞奏問狀劾奏尊
 妄詆非欺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節成小過
 以塗汗宰相推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
 遷尊為高陵令

翟方進為丞相司直從上至甘泉宮會廷中司隸校
 尉陳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

贖論

當祭泰時時行事
有關失罪合贖

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

前我為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

言此者
冀尚書

忘已之
事不奏

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慶等奉使刺舉大臣故

為尚書知機事周密一統明主躬親不解慶有罪未

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

比例也

入暴揚尚書

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

敬

既自云不坐又言遲疾
無比之二條皆為不敬

臣謹以劾慶坐免官又故

事司隸較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

兩府丞相
及御史也其

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
 進新視事而消勲亦初拜為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

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額過乃就車

額待也

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

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

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

坐為起在輿為下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謂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起立乃坐皇帝

帝在道丞相迎謂謂者贊稱曰群臣宜皆承順聖化

以視四方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慢宰

相賤易上卿而又誦節失度邪調無嘗

私過新慶忌見王商而下

專是邪諂色厲內荏墮國體墜毀也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

臣請下丞相免勳遂貶勳為昌陵令

孫寶成帝時為丞相司直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

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

隱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

頗有

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

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

而立總為草田上書願以入縣官

立上書云新墾得此田請以入官也

詔郡平田子直

受其田而準償價值也

錢有貴一萬萬以上於

實聞之遣丞相史案驗發其姦劾奏立上懷姦罔

上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

軍商薨次當代商帝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為大司

馬驃騎將軍

度過也過立而用根

解光為司隸較尉哀帝即位奏曲陽侯王根宗重身
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奏自效根行貪邪賊
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市殿上
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陳為步
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後內懷
姦邪欲荒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為尚書蔽上
內壅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
至親社稷大臣謂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
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殿嚴王飛君等
五官也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皆臣子義及根兄子成

都侯况幸得以外親繼父為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
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
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乃背忘
恩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
謂立哀帝為嗣也遣就弟免况為
庶人歸故郡根及况父商為薦舉為官者皆罷
陳崇為丞相司直時陳遵為河南太守而弟級為荆
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
食作樂後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
遵爵列侯備以郡守級州牧奉使以舉直察枉宣揚
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如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
藩車

之有過寡婦左阿居置酒謳歌遵起舞跳梁頓仆坐

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飲宴有節宴食曰飯

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亂男女之別輕辱爵

位羞汗印敲敲謂印之祖也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

後漢鮑永建武十年為司隸較尉光武叔父良遵戚

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時良從送中郎將來歛喪

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侯

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日月二十七日車駕臨

故中郎將來歛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

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

侯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藩臣蒙恩入

侍知尊帝城門侯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

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由是朝廷肅

然莫不戒慎

馬嚴章帝初為御史中丞奏益州刺史朱酺揚州刺

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

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書奏帝納

其言而免酺等官

宋意為司隸較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

兵較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群黨

冊府元龜 憲官部 卷之五百十八 九

出入憲門負勢放縱意隨違舉奏無所迴避由是與竇氏有隙

陳忠爲尚書安嘗永寧元年西南夷揮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帝與群臣共觀大奇之諫議大夫陳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今揮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言廷訕朝政

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爲玄菟候城障尉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旣行朝廷多訟之

張綱爲御史順帝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維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理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異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蒞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

者也書御京師震竦御進也將異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

种嵩順帝末爲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爲請救事皆被寢遏嵩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姦違法乃復劫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爲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

陳翔爲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竒之

虞詡爲司隸較尉數月間奏大傅馮石太尉劉熹中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

韓演爲司隸較尉時中書侍新豐侯單超武原侯徐璜東武陽侯具瑗上蔡侯左悺汝陽侯唐衡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演因奏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兄弟相恭賊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陽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

朱穆桓帝時爲侍御史值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卿下皆皆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怖卽攝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慙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

晉何曾魏嘉平中爲司隸較尉撫君較事尹謨憑寵作威姦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曾劾奏朝廷稱之劉毅爲司隸較尉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爲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傳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又劾奏何曾侈汰無度帝以曾重臣一無所聞又護軍羊琇乘車羊爲毅所奏武帝詔曰羊車雖無制

非素者所服免官

劉享爲都官從事奏何曾華侈以銅鈎版紉車螢牛

蹄角

侯史光爲御史中丞太保三祥久疾廢朝光奏請免

之詔優祥而寢光奏

崔洪武帝世爲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爲弘農太守愛少子淑玉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爲博仕祭酒散騎嘗侍翟嬰薦恢高行邁俗佻繼古烈洪奏恢不敦儒業令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恢微善不得稱無

倫輩嬰為浮華之日遂免嬰官朝廷憚之
 傳祗為司隸較尉武帝時荊州刺史石崇得鵠鳥鵠
 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鵠鳥不得過江祗糾劾奏
 詔原之燒鵠於都街
 傳咸為尚書左丞時司隸荀愷從兄喪白表起哀詔
 聽之而未下愷乃造楊駿咸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
 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愍聽使臨喪詔未下
 而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
 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後為議
 郎長兼司隸較尉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

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光兼河
 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攝伏咸以聖人久於其
 道天下化成是以唐典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在周
 禮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間以來長史
 到官未幾便遷百姓困於無定吏卒疲於送迎時僕
 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謚
 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令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
 童李義不規相請免戎等官詔曰政道之本誠宜久
 於其職咸稱是也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辭禁止

王戎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受用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

職未暮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
道路巧詐迺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
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御史中
戎官以敦風俗戎舉賈郭通親竟得不坐

承解結以咸劾戎為違典制越局侵官于非其分奏
免咸官詔亦不舉咸上事以為按臨御史中丞督司
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皆彈糾
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令之文行
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
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修闢訟屠沽不
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即今所謂行馬內語施
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

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
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
司內外矣不為中丞專司內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
來更互奏內外眾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
一旦橫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異因結奏得從私
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勅云但為過耳非所不及也
以此見原臣忝直繩之任宜當正已率人若其有過
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
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
而不得糾尚書臣之闇塞既所未讐皇太子為在行

馬之內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得糾無有此理此理昭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恠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爲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爲非干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咸累自上稱引故事條理昭然朝廷無以易之

劉暉爲侍御史時司徒王渾主簿劉輿獄辭連暉將收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距劾自舉之輿暉更相曲直渾怒便遜位還第暉乃奏渾曰謹按司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鼎司不能上佐天日調和陰陽下遂

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劉輿距扞詔使私欲太府興長獄訟昔陳平不答漢文之問丙吉不問死人之變誠得宰相之體也旣興刑獄怨懣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節請免渾官右長史楊立亭侯劉肇便辟善柔苟於阿順請大鴻臚削爵土諸聞暉奏者皆歎美之暉後爲左丞兼侍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東安公繇及王粹董艾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遷司隸較尉奏免武陵王澹及何綏劉坦溫叢李胆等顧和爲御史大夫中丞劾奏尚書尤丞戴抗贓百萬付法議罪并免尚書傅玩郎劉傭官百僚憚之

溫嶠爲司隸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度欵有重名而頗聚歛嶠舉奏之京都震肅

張輔爲侍御史中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而觀因軍事害彥又賈謚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詐冒事輔竝糾劾之

傅宣爲御史中丞東海王越誅繆播王延等皆上依劉輿之謀延愛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殮輿便聘之未及迎又爲大傅從事中郎王俊所爭奪宣劾奏之越不問輿而免俊官

熊遠轉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緄將入直遇協於大司馬門外協辭醉使緄避之緄以當直不肯迴協令牽掉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請免協官詔令白衣領職

劉隗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尉收護軍士而爲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若思官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詩稱殺禮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後宜爲其防東閣祭酒顏會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顛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

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况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甫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顛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祖約爲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姓妬約亦不敢違忤嘗夜寢於外忽爲人所傷疑其妻所爲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管東門私出隗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衆所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枉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變起蕭牆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群小噂囂聲遠被塵穢清化玷累明

時天恩含垢猶復諭慰而約違命輕出旣無明知以保其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塞衆謗帝不之罪隗重加執據終不許丞相行叅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陶亡後挺聚陶愛妾以爲小妻建興中挺又割盜官布六百餘疋正刑棄市遇赦免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爲長史隗劾奏曰挺茂其死王而專其室恃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請除挺名禁錮終身而奮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請爲長史抗締文經武剖符東藩當庸勲忠良昵近仁賢而褻求賂污舉頑用器請免抗官下獄埋罪奏可而

挺病死隗又奏符旨挺已喪亡不復追貶愚忝意聞未達斯義昔鄭人斲子家之棺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數百年間非徒區區欲釐當時亦將作法垂於來世當朝亡夕沒便無善惡也請曹如前追除挺名爲民錄妾還本顯證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王含以族疆貴驕傲自恣一請參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劾奏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而隗之彈奏不畏疆禦皆此類也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爲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

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叅去齊以獄市爲寄自湏烝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案行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枉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誼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冤伯息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乏受賕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爲征軍以乏軍興論於理爲枉四年之中俱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後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興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捶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節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

而使忠等稱寃明時謹按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參軍
劉喬屬李正幸荷殊寵竝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
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令伯在同周音寃
魂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黃泉嗟嘆甚於杞梁血妖過
於壞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魁伯有晝見彭生爲
豕刑殺夫中妖青竝見以古况今其揆一也皆由違
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
咎請解職帝曰刑政失中皆吾闕塞所由尋示愧懼
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導
等一無所問隗遷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門生斷道解

盧砍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隗劾嵩兄吏部
尚書顓曰顓幸荷殊寵列位上僚當崇明憲典協和
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縱肆小人群爲克
害公於廣都之中白日及尉遠近訕赫百姓誼譁虧
損風望漸不可長旣無大臣簡御之節不可對揚休
命宜加貶黜以肅其違顓坐免官
下壺爲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跡時淮南小中
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
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
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暮

壺奏曰就如是父臨終許諾必也王名依禮爲無所
據若父有命須顯七出之責當存時棄之無緣以絕
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臨困謬亂使去留自由者
此必爲相要以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
禮魏顆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
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並以妾媵猶正以禮況
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爲旣絕之妻夫亡制
服不爲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爲更嫁離絕之斷在
夫沒之後夫之旣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爲出母
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使容居沒無所託也寄命

於它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家若式父亡後母請
於式家必不以爲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爲母
於同居之時至沒前子之門而不以爲母此爲制離
絕於二居裁出否於意斷離絕之斷非式而誰假使
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戀前子求去求絕非禮於
後家還反又非禮於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爲
無寄之人也式必內盡規諫外極防閑不絕明矣何
至守不移於至親略情禮於假繼乎繼母如母聖人
之教式爲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義開闢未有於父
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留自由

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以禮死葬不以禮者也
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銓正之任案侍中司徒臨
穎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容違禮曾不貶黜
楊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燁淮南大中正散騎侍
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禮止違崇孝敬
之教並爲不勝其任請以見事免組燁弘官大鴻臚
削爵土廷尉結罪疏奏詔特原組等式付鄉邑清議
廢棄終身

鍾雅成帝初爲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朞而尚書梅賾
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勳之妣八音遍密雖在
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祖明皇帝棄
背萬國尚未朞月聖王編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悽動
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絲
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司徒論
正清議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僚憚之
司馬恬爲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祚未解嚴
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
罪溫視奏嘆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
幹局在朝彈之

江績爲御史中丞王恭將伐譙王尚之先遣何澹之

孫無終向句容左衛將軍桓修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無忌距之修次句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求降脩旣旋軍而楊佺期已至石頭時朝廷無備內外惶駭脩進說曰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旣破滅莫不失色今若優詔用玄玄必內喜則能制仲堪佺期使並順命朝廷納之以修爲龍驤將軍荊州刺史假節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轉仲堪爲廣州修未及發而立等盟於尋陽謀誅牢之尚之弁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於是詔復仲堪荊州績奏脩承受楊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宣傳不盡以爲身計疑誤朝美收付廷尉時詔免官

褚粲爲御史中丞中書令中領軍王國寶與會稽王道子恃威權扇動內外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弁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將軍王徽請國寶同讌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尚書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盤盞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爲粲所彈詔以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並坐免官

王禎之爲御史中丞司馬休之爲荊州刺史桓振襲江陵休之戰敗出奔襄陽寧朔將軍張暢之高平相劉懷肅自汙攻振走之休之還鎮禎之奏休之失戍免官朝廷以豫州刺史魏詠之代之徵休之還京師阮歆之爲御史中丞後將軍司馬休之與尚書虞肅父犯禁嬉戲歆之奏劾休之降號征虜將軍宋鄭鮮之在晉爲御史中丞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然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曰上言傳詔羅道盛輒開牋遂盜發密事依法棄市奏報

行刑而教以道盛身有侯爵輒停宥察毅勲德光重任居次相旣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而弗請於後聞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之於毅舅甥制不相糾臣請免教官詔無所問

王弘宋國初建爲尚書右僕射奏彈謝靈運曰臣聞王假有家垂訓大易作威專戮致戒周書斯典或違刑茲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臣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嬖妾殺興江漢棄尸洪流四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肅政朝風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獎頻承榮授聞禮知禁爲日已久而不

能防閑閭闔致茲紛穢罔顧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
治典刑將替請以見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
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准之顯居要任
邦之司直風聲噂喑曾不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
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清階式是國
憲請免所居官以候還散輩中內臺舊體不得用風
聲舉彈此事彰赫曝之朝野執憲茂聞群司循舊國
典旣頽所虧者重臣弘黍承人乏位副朝端若復謹
守葷科則終莫之糾正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彛違
舊之愆伏湏准裁高祖令曰靈運免官而已餘如奏

端右簡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普儀自今爲永制
孔琳之爲御史中丞奏劾尚書令徐羨之曰臣聞事
上以奉憲爲恭臨下以威嚴爲整然後朝典惟明莅
衆必肅斯道或替則憲綱其頽臣以今月七日預皇
太子正會會畢車云逸猥臣停門待闕有何人乘馬
當臣車前收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諮審欲錄
臣尚慮有紛紜語令勿問而何人獨罵不止臣乃使
錄何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喚有兩威儀走來擊臣收
捕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手力擊臣下人宗云
中丞何得行竟敢錄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儀悉

皆縛取勅臣下人一不得闕凶勢輒張有頃乃散又有群人就臣車側錄收捕樊馬子于行築馬子頭伏不能還臺臣自錄非本無對較而宗敢乘勢凶恣篡奪罪身尚書令臣羨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云羨之不禁或云羨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旣乖國憲禁而不止又不經通陵犯監司凶聲章赫容縱宗等曾無糾問虧損國威無大臣之體不有准繩風載何寄羨之內居朝右外司輦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借朝章肅是風軌致使宇下縱肆凌暴憲司凶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已有短垣而自踰之又宗爲

篡奪之主縱不糾問二三虧違宜有裁貶請免羨之所居官以公還第宗等篡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簡處詔曰小人難可簡御司空無所問餘如奏羨之任居朝端不欲以犯憲示物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璉之爲治中羨之令解釋琳之停寢其事琳之不許璉之固陳琳之謂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湏勤勤邪自是百寮震肅莫敢犯禁

荀赤松爲尚書左丞顏延之爲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赤松奏之曰求田問舍前

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買陳聞依傍詔息拒捍餘
直附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之昔
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交遊儉
并沉迷麴蘖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
之性私恃顧盼成疆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競干
祿祈遷不知已極預譏班觴肆罵上席山海舍容每
存遵養愛兼彫虫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著
臣聞聲聞過情孟軻所恥况聲非外來聞由已出雖
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復彌
亮五教增曜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

疆凌弱免所居官詔可

何承天爲御史中丞謝元爲尚書左丞太尉江夏王
義恭歲給資費錢三千萬布五萬疋米七萬斛義恭
素奢侈用嘗不充元嘉二十一年進就尚書換明年
資費而舊制出錢二十萬布五百疋以上並應奏聞
元輒命議以錢二百萬給太尉事發覺元乃使令史
取僕射孟顛命元時新除太尉諮議叅軍未拜爲承
天所糾帝大怒遣元長歸田里禁錮終身元時又舉
承天賣菱四百七十束與官屬求貴價承天坐白衣
領職

劉瑀為御史中丞瑀使氣尚人為憲司甚得志彈劾
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勳非地彈王僧達云廕籍高華
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

蔡准為治書御史泰始二年西討解嚴車駕還宮徐
孝嗣登殿不著鞋准奏罰金二兩

袁豹為御史中丞時都陽縣侯孟懷王上母擣拜國
太夫人有司奏許豹以為婦人從夫之爵懷王父大
司農綽兄居列卿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
柳左丞徐羨之郎何邵之官詔並贖論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憲官部

彈劾第二

南齊任遐為左丞太祖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
坐家奴客為劫子弟被劫憲等晏然御史中丞陸澄
不糺遐奏請免澄官澄上表自理曰周稱舊章漢言
故事爰自河維降逮淮海朝之憲度動尚先准若乃

任情違古率意專造豈謂酌諸故實擇其茂典案選
遺啓彈新殊諮議參驃騎大將軍軍事沈憲太子庶
子沈曠并弟恩勅付建康而憲被使曠受假俱無歸
罪事狀臣以不糾憲等為失伏尋晉宋左丞案奏不
乏於時其及中丞者從來殆無王獻之習達朝章近
代之宗其為左丞彈司徒屬王濛憚罰自解屬疾游
行初不及中丞桓秘不奔山陵左丞鄭襲不彈秘直
彈中丞孔欣時又云別攝蘭臺簡較此徑彈中丞之
謂唯左丞庾登之奏鎖北檀道濟北伐不進致虎牢
陷沒蕃岳宰臣引咎謝誓而責帥之劾曾莫奏聞議

救治道濟免中丞何萬歲失山陵情敬之極北伐專
征之大秘霸季之責道濟元勳之盛所以咎及南司
事非靠憲然秘事猶非及中丞也今若以此為例恐
人之貴賤事之輕重物有其倫不可相方左丞江奧
彈段景文又彈裴方朔左丞甄法崇彈蕭珍又彈杜
驥又彈段國又彈范文伯左丞羊玄保彈蕭注左丞
尹景熙史遺兩彈左丞何天彈呂萬齡並不歸罪皆為重
劾凡茲十彈差是憲曠之比悉無及中丞之文左丞
荀萬秋劉藏江謚彈王僧郎王雲之陶寶度不及中
丞最是近例之明者謚彈在今龔黎之後事行聖炤

遠取十奏近徵二案自宜依以爲體豈得捨而不遵
臣竊膺承乏謬奉國憲今遐所糾旣行一時若默而
不言則向爲來准後人被繩方當追誚素餐之責貽
塵千載所以脩舉顯例弘通國典雖有愚心不在微
躬請出臣表付外詳議若所陳非謬裁繇天監鑒詔
委外詳尚書令褚淵奏宋世左丞荀學彈彭城令單
道欣等坐男劫累發不禽免道欣等官中丞王准不
糾亦免官左丞羊玄保彈豫州刺史管義之譙梁群
咨免義之官中丞傅隆不糾亦免降官左丞羊玄保
又彈兗州刺史鄭叢之濫上布及加課和綿免從之

中丞傅隆不糾免隆官左丞陸展彈建康令丘珍孫
丹陽尹孔山士劫發不禽免珍孫山士官中丞何勗
不糾亦免勗官左丞劉暉彈青州刺史劉道隆失火
燒府庫免道隆官中丞蕭惠開不糾免惠開官左丞
徐爰彈左衛將軍薛安都屬疾不直免安都官中丞
張永結不糾亦免永結官澄謾聞庸見貽撓後昆上
掩皇明下籠朝識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詔曰澄表
據多謬不足深劾可白衣領職

孔稚珪爲御史中丞武帝永明十一年王奐爲鎮北
將軍雍州刺史輒殺寧蠻長史劉興祖帝大怒稚珪

奏其事曰雍州刺史王奐啓錄小府長史劉興祖虛稱興祖扇動山蠻規生逆謀誑言誹謗言辭不遜勅使送興祖下都奐慮所啓欺妄於獄打殺興祖詐啓稱自經死止今體傷捷倉譙事曝聞聽攝興祖門生劉倪到臺辨問列興祖與奐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蠻失利興祖啓聞以啓呈奐奐因此便相嫌恨若云興祖有罪便應事在民間民間恬然都無事迹去十年九月十八日奐使使身三十人來稱勅錄興祖付獄安定郡蠻先在郡藏私興祖既知其取奐卽牒啓奐不問興祖後執錄奐仍令蠻領伏

身於獄守視興祖未死之前於獄以物畫漆柸子中出密報家道無罪令啓乞出都一辨萬死無恨又云奐驅興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除口舌又云奐意乃可奐第三息彪隨奐在州凡事是非皆干豫扇構密害興祖又云興祖家餉糜中下藥食兩口便覺廻乞獄子食者皆大利興祖大吽道糜中有藥近獄之家無人不聞又云奐治着興祖曰急判無濟理十一月二十一日奐使獄吏來報興祖家道興祖於獄自經死尸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興祖頸下有傷肩髀烏黥陰小破碎實非興祖自經死家人及門義共見

非是一人重攝簡雍州都畱田文喜列與倪符同狀
興祖在獄嘆苦望間旣蒙降旨欣願始通豈容於此
方復自經勅以十九日至興祖以二十一日死推理
簡迹灼然矯假尋勅使送下與輒拒詔所謗諸脩悉
出真意毀故丞相陳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彪私
隨父之鍾敢亂王法罪合竝窮戮從之

沈昭略爲左丞永明中建康令蕭誕與秣陵令司馬
迪之同乘行車前導四率昭略奏凡有鹵薄官共乘
不得兼列騶等請免誕等官詔贖論

徐孝嗣爲御史中丞永明中富陽人唐寓之聚黨攻
陷郡縣守宰多奔敗寓之旣平孝嗣奏曰風聞山東
羣盜剽掠列城雖不日而殄要斲于王略郡縣闕攻
守之宜倉府多侵耗之弊舉善懲惡應有攸歸侯郡
所領監官令蕭元蔚桐廬令王天愍新城令陸赤奮
等縣爲白刼破掠竝不經格戰委職散走元蔚天愍
還臺赤奮不知所在又錢唐令劉彪富陽令何珣乃
率領吏民拒戰不敵未委歸臺餘建德壽昌在劫斷
上流不知被刼掠不吳興所領餘抗縣被刼令樂琰
乃率吏民斷戰不敵委走出都會稽所領諸暨縣爲
刼所破令陵居之不經格戰委城奔走不知所在案

元蔚等妄藉天私作司近服昧斯隱慝職啓虔劉會稽郡丞張思祖謬因承乏揔任是尸消誠芻效終焉無紀平東將軍吳郡太守文季征虜將軍吳興太守西昌侯烏任屬閔河威懷是寄輒下禁止彪琰踴思祖文季視事如故鸞等結贖論詔元蔚等免思祖鸞文季原孫緬爲左丞儀曹郎張融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鞭杖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僅幹杖不得出十融爲緬所奏免官梁江淹齊少帝初爲御史中丞時明帝作相因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

今爲南司足以震肅百寮淹答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便恐才劣志薄不足以仰稱明旨耳於是彈中書令謝朓司徒左長史王績護軍長史庾弘遠竝以久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益州刺史劉俊梁州刺史陰智伯竝贓貨巨萬收付廷尉治罪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臺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治內外肅然

任昉爲御史中丞天監四年夏高祖讌於華光殿謂羣臣曰朕日昃聽政思聞得失卿等可謂多士宜各盡獻替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朓本有虛名陛

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治實陛下棄之如
彼是愚臣所不知帝變色言卿可更餘日鎮固執不
已帝不悅昉因奏曰風聞尚書左丞臣范鎮自晉安
還語人云我不諳餘人唯諳王亮不餉餘人唯餉王
亮輒收鎮自從左右萬休到臺辨問與風聞符同又
今月十日御餞梁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既洽羣臣並
已謁退時詔留侍中丞昂等十人訪以政道鎮不答
所問而橫議沸騰遂貶裁司徒臣肅舉庶人王亮臣
于時預奉恩留竝耳目所接差非風聞之等王游有
豫親御軒階義深推轂情優湛露酒闌宴罷當戾正

立記事在前記言在後貽早朝之念深求瘼之情而
鎮言不遜妄陳保貶傷濟濟之風缺側席之望不有
嚴裁憲准將缺鎮卽主臣謹案尚書左丞臣范鎮永
冠緒餘言行舛駁誇諧里落喧詬周行曲學諛聞未
知去代美口鳴舌祇足飾非乃者義師近次鎮丁離
艱棘曾不呼問墨纒景附頗同先覺實奉龍顏而今
黨協覺餘讎爲矛楯人亦無嘗成茲奸諛且飲至策
勲功微賞厚出守名邦入司管轄苞篋罔遺而假稱
折轅衣裾所襲而讒激失所許與庇廢廷辱民宗自
居樞憲繩奏寂漠顧望縱容無至公之議惡自醜正

有私許之談所宜寘之微纏肅正國典臣等叅議請以見事免鎮所居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絀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鎮位應黃紙臣輒奉白簡詔聞可璽書語鎮曰亮少乏才能無聞時輩昔經冒入羣英相與蚩薄晚節諂事江祐爲吏部末又協附梅虫見茹法珍遂執昏政比屋離禍盡家塗炭四海沸騰天下橫潰此誰之咎食亂君之祿不死於世治亮協固凶黨作威作福靡衣玉食女樂盈房勢危事逼自相吞噬建函首題啓靡魯請罪朕錄其白旗之來貫其既往之咎亮反覆不忠姦賄彰暴有何

可論妄相談述具以狀對所許十條鎮荅支離而已又征虜將軍蕭穎達乞魚軍稅昉奏彈曰臣聞貧觀所取窮視不爲在於布衣窮居能敦此行尚可激貧厲俗悖此薄夫况乎伐冰之家爭鷄豚之利衣繡之士受賈人之服風聞征虜將軍臣蕭穎達啓乞魚軍稅輒攝穎達宅督彭難當到臺辨問列稱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僧琰啓乞限訖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穎達于時謂非新立仍啓乞接代僧琰卽蒙降許登稅與史法輪一年收直五十萬如其列狀則與風聞符同穎達卽主臣謹案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

縣開國侯臣穎達備位大臣預聞執憲私謁丞陳至
公寂寞屠守之志異乎鮑肆之求魚殮之資不侔潛
有之數遂復申茲文二追彼十一風體若茲準繩斯
在陛下弘借勲良每爲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繩
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穎達所居官以侯還第有詔
原之

元魏園司州刺史蔡道恭城中負版而汲郢州刺史
曹景宗望門不出但縱軍游獵而已司州城陷昉奏
劾之高祖以功臣寢而不治

虞曠爲治書侍郎御史伏暉爲永陽內史在郡清潔
徙爲新安太守清恪如永陽特徵爲國子博士領長
水較尉時始與內史何遠累著清績高祖詔擢爲黃
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暉自以名輩素在遠
前爲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暉階而已矣意望不滿
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畱會稽築宅
自表辭帝詔以爲豫章內史暉乃拜曠奏曰臣聞失
忠與信一心之道以虧貌是情非兩觀之誅宐及豈
有凌犯名教要習君親而可緯俗經邦者也風聞豫
章內史伏暉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爲辭因停會稽不
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暉

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爲政之本豈得稱功嘗謂
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以請見擢名位轉隆眎深
講然形於辭色與居歎咤寤寐失圖天高聽卑無私
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
校尉伏眎爲政廉平宜加將養無使恚望致虧士風
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
歸罪有司擢髮抽腸少自論謝而脩奉傲然了無異
色眎識所到足達此旨而冒寵不辭矣斯苟得故以
士流解體行路沸騰辨跡求心無一可恕竊以眎跟
躑落魄三十餘年皇運勃興咸與維始除舊布新濯

之江漢一紀之間三世隆顯曾不能少懷感激仰答
萬分反覆拙謀成茲巧罪不忠不敬於斯已極請以
眎大不敬論以事詳法應弃市刑輒收付所司近獄
如法所稱眎卽主臣謹案豫章內史臣伏眎含疵表
行籍淳成心語嘿一違資敬兼盡幸屬昌時擢以不
次溪壑可盈志欲無滿要君東走豈曰止足之歸負
志解巾異乎激處之致耳此脂膏孰非荼苦佩茲龜
組豈殊縲紲宜明風憲肅此簡書臣等叅議請以見
事免眎所居官凡諸位任一皆削除有詔勿治眎遂
得執郡

袁昂仕齊為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為廣州多納財貨昂依事劾奏不憚權豪

陸杲為御史中丞性婞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

一名在任贓汙數百萬杲奏收劾之

到洽為御史中丞時劉孝綽為廷尉携妾入官府其

母猶停私宅洽遣令史案其事遂奏之孝綽免官

劉賢為尚書左丞時從兄孝綽為吏部郎在職頗通

贓貨賢劾奏免官

陳徐凌為御史中丞時安成王為司空以帝弟之尊

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徽假王威權抑塞辭訟大臣莫

敢言者凌聞之乃為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

入世祖見凌服重嚴肅若不可犯為歛容正色凌進

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帝流汗失色凌遣

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

肅然

徐君敷為御史中丞南康嗣王方泰為寧遠將軍直

殿省等加都督嘗侍量置佐吏大建十一年高宗幸

大莊觀因大閱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陣於玄

武湖都督陳景領樓艦五百出于瓜步江帝登玄武

門宴群臣以觀之因幸樂游苑設絲竹會仍重幸火

壯觀集衆振旅而還是時方泰當從啓稱所生母疾不行因與亡命楊忠期等二十人微服往民間淫人妻爲州所錄又率人仗抗拒傷損禁司爲有司所奏帝大怒下方泰獄方泰初但承行淫不承拒格禁司上曰不承則上測方泰乃段列承引於是君敷駁奏曰臣聞王者之來匪漏網而私物至治之本無屈法而申慈謹案南康王陳方泰宗屬雖遠憑託葭葦刺舉莫成共理罕績聖上引以悔往許其錄用宮闈寄切宿衛是尸豈有金門旦啓玉輿曉蹕百司馳驚千隊騰曦憚此翼從之勞妄興晨昏之請翻以危冠洪

上袷服桑中臣子之警莫斯爲大宜從霜簡允冥秋官臣等叅議請依見事解方泰所居官下宗正削爵土謹以白簡奏聞帝可武陵王伯禮爲吳興太守在郡恣行暴掠太建十一年被代徵還伯禮遂遷延不發君敷奏曰臣聞車履不俟君命之通規夙夜匪懈臣子之當節謹案雲旗將軍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早擅英猷久馳令聞惟良寄重粉鄉是屬聖上愛育黔黎留情政本共化求瘼早赴皇心遂復稽緩歸驂取移涼燠遲迴去鷁空淹載路淑慎未彰違惰斯在繩警簡述以爲懲誠臣等叅

議以見事免伯禮所居官以王還第謹以白簡奏聞
詔曰可

宗元饒爲御史中丞時蔡景歷爲散騎嘗侍中書通
事舍人大建五年高宗銳意河南景歷諫稱師老將
驕不宜過窮遠略帝大怒出爲豫章內史未行爲飛
章所劾以在省之日藏汙狼籍帝令有司案問景歷
但承其半於是元饒奏曰臣聞忠以事上廉以持身
苟違斯道刑茲罔赦謹案宣遠將軍豫章內史新豐
縣開國侯景歷因籍多幸豫奉興王皇運初隆頗忝
締構天嘉之世賊昫狼籍聖恩錄用許以更鳴裂壤

崇階不遠斯役不能改節自勵以報曲成遂乃專擅
貪汙彰於遠近一則已甚其可再乎宜寘刑書以明
秋憲臣等參議以見事免景歷所居官下鴻臚制爵
土謹奉白簡以聞詔曰可於是徙居會稽合州刺史
陳哀賊汙狼籍遣使就渚斂魚又於六郡乞米百姓
甚苦之元饒劾奏曰臣聞建旗求瘼實寄廉平褰帷
恤隱本資仁恕如或貪汙是肆徵賦無厭天網雖疎
茲焉弗漏謹案鍾陵縣開國侯合州刺史臣哀因籍
多幸豫逢抽擢爵由恩被官以私加曾無功能坐尸
茱萸譙肥之地又淪非所皇威剋復物仰仁風新邦

用輕彌侯寬惠應斯作收其寄尤重爰降曲恩祖興
宣室親承規誨事等言提雖廉潔之懷誠無素蓄專
茲嚴訓可以厲精遂乃擅行賦歛專肆貪取求粟不
厭愧王沈之出賑徵魚無限異羊績之懸枯寘以嚴
科實惟明憲臣等參議請依旨免哀所應覆除官其
應禁錮及後選在降本資悉依免官之法遂可其奏
貴與太守武陵王伯禮豫章內史南康嗣王方泰并
驕蹇放橫元饒案奏之皆見削黜
表憲為御史中丞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
馬憲依事劾奏叔英由是坐免黜

徐儉為御史中丞性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
重一時為儉所糾劾

後魏高道悅為治書侍御史孝文車駕南征徵兵秦
雍大期秋季閱集雒陽道悅以使者治書御史薛聰
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僕射吏
部尚書任城王澄位摠朝政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
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良職維樞轄矚目莫舉請以
見事免良等所居官

李彪為御史中丞趙郡王幹為司州牧車駕南討詔
幹都督中外諸軍事幹貪淫不遵治典彪將糾劾之

會遇幹於尚書下舍因屏左右而謂幹曰殿下比有風聞卽欲起彈恐損聖明委託之旨若改往脩來彪當不言脫不悛改夕聞旦發而幹悠然不以爲意彪乃表彈之孝文省表以忿惋詔幹與北海王祥俱隨太子詣行在所旣至詳獨得朝見幹不蒙引接客令左右察其意色知無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

李冲爲尚書僕射孝文南伐散騎嘗侍李彪兼度支尚書與冲及任城王等叅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冲等議意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自謂身爲法官莫能糾劾已者遂多專恣冲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臣聞範圍庶人光化昇治與服典章理無斲失故晉文功建九合猶見抑於請隧季氏籍政三世尚受譏於瑛璠固知名器之重不可以妄假先王旣憲章於古陛下又經綸於今用罷車服有叙禮物無墜按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思眷繩直憲臺加以金璫石珥蟬冕東省宜感恩厲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爲達倣負勢高亢公行僭逸坐於禁省私取官財輒駕乘黃無所憚懾肆志傲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

誰不可懷臣輒集尚書已下令史已上并治書御史
臣鄺道元等於尚書都座以彪所犯罪狀告彪訊其
虛實若或不知須訊部下彪答臣言事見在目實如
所劾皆彪所知何須復召部下臣今請以見事免彪
所居職付廷尉治獄冲又表曰臣與彪相識以來垂
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辨才優學博臣
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官拜達參與言宴
聞彪評章古今商略人物輿言於侍筵之次啓論於
衆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
雖復謂王之尊侍近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酷疾

矯詐毒誓非違厲色正辭如鷹鷂之逐雀慄慄然實
似公清之操臣雖復下才輒亦尚其梗槩欽其正直
微識其褊急之性而不以為瑕及其初登憲臺始居
司直首復騶唱之儀肇正直繩之躰當時識者僉以
爲難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勢其所彈劾應弦而倒
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自京師天下改目
貪暴斂手臣時見其所行信謂言行相符忠清內發
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
疾風謗之除易生音謹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
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閣廷尉所問囚

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束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叱左右高聲大呼云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卽言南臺所問惟恐枉活終無枉死但可依此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余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審加情察知其威震猶未體其採訪之由訊簡之狀商略而言醋急小罪肅禁爲大會而言之猶謂益多損少故懷寢所疑不以申徹實失爲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叅典留務是已非人專恣忌害尊身忽物安已凌上身

作深過劾他人犯已不事人好人佞已聽其言同張古忠恕之賢效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賊典任城卑躬克已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禮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極彪於此以除姦矯之亂政如臣引無證宜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孝文在懸瓠覽表歎愕日不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孝文恕之除名而已

王顯爲御史中尉宣武委政於尚書令高肇宗室傾憚惟度支尚書元正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廳事意欲與棺諸闕論肇罪惡而自殺肇聞而惡之後因

與太宰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顯奏元曰自金
行失御群僞競興禮壞樂隳彝倫攸斁高祖孝文皇
帝以睿聖統天尅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
儒林推尋樂府以黍莖寸將均周漢舊章屬雲構中
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
用成分體准之爲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太樂令孫
公崇輒自立意以黍十二爲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鍾
皆向成訖表水觀試時勅太宰卿臣劉芳以崇造既
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
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助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

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
依周禮更造成訖量較從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
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黍刊寸並呈朝廷用裁金
石于時議者多云芳是准黃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
扶同二途參差類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崇造
物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以比崇尺自相乖背
量省二三謂芳一尺而尚書臣元表云劉孫二尺長
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黍較比二家云
並參差仰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
是於元兩途舛駁未卽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班行

已矣今者所論豈踰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爲定自
爾以後而元與肇厲言都庶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嘗
倫爭競無復尋序元更表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
云肇前被勅旨令共營督規立鍾石之名希播製作
之譽乃憑樞衡之尊籍舅氏之勢與奪任心藏否自
已阿黨劉芳遏絕臣事望勢雷同者接以恩言依經案
古者卽被怒責雖未指鹿作馬徙天徙日實使蘊藉
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末結舌筵次又言芳昔與崇
競嘗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輒
欲日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爲

下之義復考較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別足
內朝抱璞人外囂言肆意彰於朝野然元職當出納
獻替所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臧
否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嘿心隨從不闕一
言見芳成事方爲此語計芳才學與元殊懸所見淺
深應不相疋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於人規成虛
譽况元表云所據銅權刑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別
造及案權銘黃帝如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
有銘僞新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卽變漢制度
考較二證非漢權明矣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

既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千金壘不同臣覆量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難可據准又云共構虛端妄爲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已製臣按此欺詐乃在於元不在於芳何以言之芳先被勅專造鍾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此前門下索芳尺度而芳牒報云術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而造鍾律調正分寸而已簡元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日元未共爭已有此牒豈爲欺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群情共和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見先朝詔書以成黍寸首尾歷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肇任

君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朝將指鹿作馬徙日移天卽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元既誣毀宰相訕謗時政阻惑朝聽不敬至甚請以肇元竝禁尚書推窮其原付廷尉定罪詔曰可有司奏元誣肇處元死刑宣武恕死降爲光祿大夫顯又奏前荊州刺史元志在州日抑買良人爲婢會赦免又秦梁二州刺史羊杜掠州人爲奴婢爲顯所彈免

甄琛爲御史中丞宣武時張彝爲侍中親政罷六輔彝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嘗出京奔走爲琛所彈

云非虎非兇率被曠野詔書切責之

任城王澄孝明時爲尚書令奏高陽王雍曰臣聞賞必以道用防小人之奸罰不濫及以戒良士之困刑者例也每垂三宥秉律執請不得已而用之是故小吏之獄察之以情一人吁嗟或虧王刑罰得失乃興廢之所由也竊聞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資敬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太平之世草下橫伐行蒿之育事驗隆周若昭元等死罪以定應刑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二請九流之官杖下便死

輕絕民命傷理敗法往年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簡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殺生在下並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此開古以來明明之世未聞斯比也武王曰吾不以一人之命而易天下蓋重民命也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爲劫之狀察其拷殺之理使是非分明幽魂獲雪詔從之

元正爲御史中尉孝明初侍中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同在門下皆加封邑及靈太后臨朝出忠冀州刺史正奏曰臣聞事主不以幽貞革心奉上不以趣捨

虧節是以倚秦宮而慟哭復楚之功誠多陟盧龍而
樹勤廣魏之勲不淺而申包避賞君子於是義之田
疇拒命良吏所以稱美竊以宮車宴駕天人位易正
是忠臣孝子致節之秋前領軍將軍臣忠不能砥礪
各行自求多福方因矯制擅相除假清官顯職歲月
隆崇臣守蕃之時乃心家國書誥往來憤氣成疚傷
禮敗德臣忠卽王臣謹案臣忠世以鴻勳盛德受遇
累朝出入承明左右機近幸國大災肆其愚戇專擅
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於既往宰輔黜辱於明
世自又矯旨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

此意便欲無上旣處自事在恩後宥加顯戮請御史
一人令史二人就州行決崔光與忠雖同受詔而謂
光旣儒望朝之禮宗攝心虛遠不閱世務但忠以光
聲望崇重故逼光爲助光若不同又有危禍伏度二
聖欽明深垂昭恕而自去歲正月十三日世宗宴駕
以後八月一日皇后未親覽以前諸有不由階級而
權臣用命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勅擅相拜受
者已經恩宥正可免其叨竊之罪卽非時望朝野所
知冒階而進者竝求追奪靈太后令曰直繩所紮實
允明朝憲但忠事經肆責又蒙特原無宜追非餘如

奏

陽固為治書侍御史劾奏廣平王懷汝南王悅南陽長公主又劾弘農太守裴粲免官

李平為御史中尉時南兖州刺史崔暹盜官凡贓污狼籍為平所糾免官

酈道元為御史中尉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丘念及選州官多由于念念匿於悅弟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全之勅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憲官部

彈劾

北齊崔暹魏末為御史中尉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羨殷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咸陽王坦弇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罪狀極筆並免官其餘死黜者甚眾高祖書與鄴下諸貴曰崔暹糾劾咸陽王司馬

丹元 彈劾
令竝是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二人同時
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又儀同高岳錄事參軍
裴景融弟景顏被劾廷尉景融入選吏部擬郡遲彈
其貪昧苟進遂坐免官

司馬子瑞爲尚書左丞奏彈司徒左長史畢義雲稱
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后姨祖載日內外百官赴第
弔省義雲唯遣御史修名身遂不起又義雲啓云喪
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爲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
女爲祖已就平吉特乞闡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婚
之夕衆諸備設尅日拜閣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

臺史二十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婚詭
罔干上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道孤貧亦爲矯
詐法官如此直繩焉寄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
表四品五品已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郊署表三品已
上臨日署訖義雲乃乖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
臨日遂稱私忌不來於是詔付廷尉科罪尋勅免推
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多煩碎罪止罰金不除
免

隋梁毗爲侍御史時劉昉爲柱國舒國公遇京師饑
文帝令禁酒昉使妾賃屋當爐酤毗劾奏昉曰臣聞

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既位列群公秩高庶尹縻爵稍久厚祿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鑒斯止足何乃規麴蘖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爲遺藪若不糾繩何以肅勵有詔不治

楊素爲御史大夫高祖第五女妻王誼子奉孝奉孝卒踰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疎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行故曰不易之道也是以賢者不得踰不肖者不得不及而儀同王奉孝旣尚蘭陵公主奉孝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

成下嫁之禮公則王之猶在移大之義况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朞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則人倫攸始喪紀則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疆爵位以重欲爲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爲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止恐傷風俗請付法推科有詔勿治然恩禮稍薄劉行本開皇初爲治書侍御史于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羗密迺封域最爲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尊較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尊比

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帝奇其志焉
陸知命爲治書侍御史時齊王暕頗驕縱暕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

柳彧爲治書侍御史於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言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真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僞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士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

鍾鳴漏盡前任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蒲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十子方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興寢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失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帝善之十子竟免又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妹彧劾之曰臣聞天地之位旣分夫婦之禮斯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教攸設是以孝爲行本禮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

至切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
忽劬勞之疾成憊爾之親冒此直縶命彼榆翟不義
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適死士文
賁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棄二姓之
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
坐得罪

元壽爲尚書左丞高祖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焉開
府蕭摩訶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
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臣聞天道不言功成四序聖
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

典誰寄今月五日鑾輿從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
司蕭摩訶幸厠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擊
往江南重收家產妻妾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
略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爲重資愛之道烏
鳥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捨危投
之母爲聚斂之行一言總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
御史臣韓微之等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
事涉阿縱如不以爲非豈聞理識謹案儀同三司太
子左庶子簡較治書侍御史臣劉行本出入宮省備
蒙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从庶能整肅纓冕澄清風

教而在法司虧失憲體瓶罄壘恥何所逃憊臣謬膺
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狀以聞其行本微之等
請付大理帝嘉納之

郎茂煬帝時爲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充工法理爲
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左翊衛大將軍于仲文
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仕農異業
所以人知局分家識廉恥宇文愷位望已隆祿錫優
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
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間道虞芮之風抑而不
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察示民軌物若

不糾繩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

唐杜正倫爲治書侍御史時張瑾爲冠軍大將以
瑾先朝耆舊每謁見輒賜座於廊下以禮之正倫劾
瑾年在懸車而安寵懷祿由是始歸于家

溫彥博爲御史大夫時王君廓爲幽州都督特奔突
厥爲野人所殺太宗念其功遣收葬待其家如初彥
博奏君廓殺人北走稱入突厥國之叛臣合真嘗憲
不宜封侯食邑乃免爲庶人

權萬紀爲治書侍御史貞觀四年正月紀奏宇文智
及受隋厚恩而滅棄君親首爲弑逆人臣之所同疾

萬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衛左右請從屏
黜以爲懲戒制可之

蕭瑀爲御史大夫貞觀四年五月奏請李靖破頡利
牙帳軍令無法突厥珍物累億萬計多靖取之由是
部下虜掠隨手而盡請付法推科太宗以其有平寇
之功特勅勿劾

柳範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範奏彈之
唐臨爲御史丞相貞觀十七年勅奏尚書右僕射上
柱國贈司空密明公封德彝曰臣聞事君之義盡命
弗渝爲臣之節歲寒無貳苟虧其道罪不容誅德彝

操履無聞輕險有素往在隋代恩遇已深苞藏姦忒
密懷梟獍叶同大憝傾覆國經論其悖迹合從退棄
幸逢寬政復蒙收錄策名藩邸陳力周行位至鼎司
恩隆胙土無心報效乃肆姦謀熒惑儲藩獎成元惡
寘於嘗典理合誅夷但包藏之狀死而後發猥加贈
謚未正嚴科罪旣彰露宜加賤黜豈可仍醜爵邑尚
列台槐此而不懲將何勸沮又劾故尚書右僕射上
柱國贈司空萊成公杜如晦曰臣聞樹德立功允應
高秩之賞干紀逆節必加夷滅之誅苟違斯道實虧
政理如晦昔陪藩邸頗効微庸出震惟新參謀帷幄

遂得爵分茅社位踐台衡然而幾鑒未充周慎多爽
昧貽厥之嘉猷闕義方之明訓其子逆賊構荷等竝
稟氣凶悖早挾邪謀深禹山之同惡甚獫狁之連禍
徙邊棄市旣伏其辜食采疇邑猶均雨露昔石碯純
臣早爲子厚之所日礪忠謹先加美兒之罰皆所以
防萌杜漸安國全家如晦識滯生前愆遺身後舊榮
昔寵已忝冒於曩日削土除國宜申法於今辰詔竝
付議

韋仁約爲監察御史高祖永徽元年十月劾中書令
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宅地大理丞張山壽斷以
當徵銅二十斤少卿張戢册以爲准估無罪仁約又
奏曰遂良賤買地宅勸册准估斷爲無罪然估價之
設屬國家所頒非閔臣下之事私自交易豈得准估
爲定勸册舞弄文法附下罔上罪在當誅是日左遷
遂良爲同州刺史勸册爲循州刺史

王義方爲侍御史時中書侍郎李義府聞婦人淳于
氏有美色繫大理乃諷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
將納爲妾或有密言其狀者高宗令給事中劉仁軌
侍御史張倫鞠之義府恐洩其謀遂逼正義自縊帝
知而特原義府之罪侍御史王義方奏曰臣聞春鶯

鳴於歲歲蟋蟀鳴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人有賤而言忠臣今年歲首自雲陽縣丞蒙擢授著作佐郎極文學之清選未幾又拜侍御史瀕膺憲臺之雄職顧視喻涯殞首非報雅欲有犯無隱以廣天聽今李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釋放臣不應更有鞫問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蓋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獨是獨非皆由聖旨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深仁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略英雄失之於張邈此竝英傑之至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繼聖

撫有萬邦蠻貊夷落猶懼刑網况輦轂咫尺姦臣肆虐殺一六品寺臣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取絞縊此事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姦佞臣恐履霜堅冰積小成大請乞重勘審正義致死之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肯退義方三叱帝既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曰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君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秉權終蓋漢皇之劍中書侍郎參知

政事李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爲姿音事馬周分桃見
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
會遂階通顯不能盡忠端節對揚玉休策蹇勵駕祇
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游群
小貪冶容之好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
之正義如拔山超海之力望此筋輕迴天轉日之威方
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啓途霜
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荅鴻
私碎首王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典憲不
從

狄仁傑爲侍御史時司農卿韋機兼領將作少府二
司高宗以恭陵玄宮狹小不容送終之具遣機續成
其功機於埏之左右爲便房四所又造宿羽高山主
陽等宮莫不壯麗仁傑奏其太奢機竟坐免官
楊德裔爲司憲大夫龍朔二年鐵勒道行軍大總管
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右武衛大將軍薛仁貴等破
鐵勒之衆於天山時仁貴娶所部爲妾并交財賂及
至京師德裔奏劾之曰臣聞師出以律煥乎青史殺
降不祥紀諸彞訓是以分闔作將杖鉞專征苟或乖
違明法斯在謹按鐵勒道大總管右武衛大將軍鄭

仁泰等猥以非才謬荷拔擢或名參列位或職典禁
戎屬北狄孤恩皇威遠振遂得擁旄瀚海問罪天山
埋應虔奉廟算恭行天罰而褊心無謀短懷復諫不
肅將帥靡愛戎士無心體國有意徇私鐵勒思結互
臘葛等雖鹿走趨險蓋緣懼死鳥窮思入虛懷可張
仁泰等情異勳庸志希貨賄不聞存慰必寘誅夷乃
肆凶殘恣行殺戮向若大軍初到明喻天旨撫納前
降招來後伏則鐵勒反善不日斯平仁泰素闕遠圖
莫曉機事師徒無紀軍令不明遂使稽顙屈膝者先
被塗原之誅懼死懷生者因成絕漠之計鐵勒逃散

猶未息懸屢擾干戈實由于此加以沙塞綿邈風霜
嚴凝不量士馬疲疴不計糧食多少乃令班師凍餒
征夫殫斃骼齒委積剝剔縱橫暴骨交衢下實泉壤
可悼成規不守乃明典刑所誅况且士卒殲亡戈甲
拋棄彌山遍野竝資戎狄自聖朝削平天下廓清寓
縣東征西怨後舞前歌未有如仁泰此行損威挫銳
之甚又仁貴動戎遠征不捷貪殘有素平允乖方旣
日監臨豈宜交涉存沒枉激從此而生娶妾雖作逗
畱准法便瀆離正雖或事有從赦然而敗累過多縱
矜所得不補所喪豈可竝恣誣罔不寘準繩撫悼存

亡理宜懲肅其仁泰等及諸軍故殺降人饑殺兵士
並軍中罪大失應湏勘當及改正者並請付法推科
以申典憲仁泰等以功贖罪竟原之

張仁愿爲侍御史萬歲通天二年監察御史孫丞景
監清邊軍戰還畫戰圖以奏每陣必畫丞景躬當矢
石先鋒禦賊之狀則天歎曰御史乃能盡誠如此擢
拜右肅政臺中丞令仁愿叙錄丞景下立功人仁愿
未發都先問丞景對陣勝負之狀丞景身實不行問
之皆不能對又虛增功狀仁愿庭奏丞景罔上之罪
於是丞景左遷崇仁令擢仁愿爲右肅政臺中丞簡

較幽州都督

紀履忠爲監察御史劾奏御史中丞來俊臣犯狀有
五一專擅國權二謀害忠善三賊賄貪濁四失儀悖
禮五淫昏狼戾論茲五罪合至萬誅請下獄理罪
蕭至忠爲監察御史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
蘇味道賊污貶官

馬懷素爲左臺監察御史時夏官侍郎李迥秀恃張
易之勢受納貨賄懷素劾之迥秀遂罷知政事
崔琬爲監察御史時兵部尚書宗楚客與其弟蔣作
大匠晉卿侍中紀處訥咸專權共爲朋黨賊污狼籍

先是娑葛以阿史那忠節頗侵暴邊境奏請徙于內地楚客取忠節金二十兩處訥取七百兩竟不納其奏娑葛知而大怒景龍三年遂舉兵入寇甚爲邊患琬劾楚客等曰臣聞四牡項領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罰無赦謹按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宗楚客侍中紀處訥等立性險詖志越溪整幸以遭逢聖主累忝殊榮承愷悌之恩居彌諧之地不能刻意砥礪憂國如家微效涓塵以禪川岳遂乃專作威福敢樹朋黨有無君之心關大臣之節潛通徽胤納賄不貲公引頑凶受賂無限醜問充斥穢迹昭彰且境外之交情狀難測今娑葛反叛邊鄙不寧由此賊臣取死中國論之者懼禍而結舌語之者避罪而鉗口但晉卿昔居榮職表闕忠誠屢抵嚴刑皆由黷貨今又叨忝頻沐殊恩厚祿重權當朝莫比曾無悛改苟徇賊私此而可容孰不可恕臣謬參直指義在觸邪請除巨蠹用答大造楚客處訥晉卿等驕恣跋扈人神同疾不加天誅詎稱王度竝請收禁差三司推鞠舊制大臣被御史彈劾者皆卽府樓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翻更咤鯁作色而進自言執性忠鯁被琬誣奏中宗性旣寬仁竟不窮其事令釋之

魏傳弓為監察御史劾奏內掌侍輔信義縱暴御史大夫竇懷貞曰輔掌侍深為安樂公主所信任權勢甚高嘗成禍福何得輒有彈糾傳弓曰王綱漸壞君子道消正由此輩擅權耳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景龍元年又劾奏銀青光祿大夫西明棄主惠範姦賊四十萬請寘於極法中宗召傳弓有寬惠範之色傳弓進曰刑賞者國家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削惠範官放歸于第

州府元龜

州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新建縣舉人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憲官部

彈劾

唐李商隱為監察御史景隆三年與監察御史李懷讓同奏吏部侍郎崔湜鄭愔有所挾附賊汚狼藉詔監察御史裴漼按其事時安樂公主用事諷漼寬之漼遂對仗重彈奏情湜竟從貶削

一云斬韋所劾恐誤

劉藏器爲侍御史時衛尉卿尉遲寶琳抑人爲妾藏器奏請還其父母帝旣可其奏寶琳私奏乞之帝又從之藏器復執奏帝又可之寶琳又請如是再三藏器進言曰法者海內之懸衡上下之所共若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若用捨恣情愛憎繇已則國之刑憲何所施陳今寶琳請陛下從之臣所執奏陛下亦從之今日從之又明日改之欲令下人何以遵奉夫人無信不立匹夫匹婦尚不可失信况爲天子安可戲言今陛下二三其言處分不定臣恐四海之內無所適從帝從藏器所奏

薛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肆店州縣不能理謙光時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寃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與殿中慕容珣奏彈之

郭震玄宗初爲殿中侍御史劾刑部尚書趙彥昭太子賓客常嗣立青州刺史常安石曰彥昭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掌託爲諸姑潛相影援旣因提挈遂踐台階或驅車造門著婦人之服或攜妻就謁申猶子之情同惡相濟至於此又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此際結爲舅甥神龍之初已合誅死天網疎漏腰

領誤全與安石託附阿肅編諸屬籍中宗晏駕削大
皇輔政之制定阿肅臨朝之策此時朝野危懼人神
怨憤臣忝司清憲敢不糾彈彥昭等竝請准法處分
於是竝貶官

倪若水爲左臺侍御史先中宗朝國子祭酒祝欽明
司業郭山暉上言南郊皇后合助祭建義以皇后爲
帝獻安樂公主爲終獻詔浚陵陽渠匿詔不行時若
水著豸冠於紫宸殿彈之唐紹蔣欽緒與之固爭乃
止玄宗踐作若水劾奏欽明山暉曰欽明等本自腐
儒素無操行崇班列爵實爲叨忝而消塵莫效謠佞

爲心遂使曲臺之禮圓丘之制百王故事一朝墜失
所謂亂聳改作希青病君人之不才遂至於此今聖
朝馭歷良臣入用惟茲小人猶在朝列臣請竝依黜
削以肅周行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山暉沂州刺
史

李傑爲御史大夫開元二年京兆尹崔日知貪暴犯
法傑糾劾之反爲日知所構侍御史楊瑒廷奏曰糾
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姦人之謀御史臺固可廢却
上以其言切直遽令傑依舊視事日知爲黜縣丞
崔隱甫爲御史大夫開元十四年與御史中丞宇文

融李林甫等奏彈右丞相張說引術士伺解星候及
徇私僭侈交通小人賄賂狼藉詔宰臣源乾曜及刑
部尚書常杭大理少卿明珪與隱甫融等同於御史
臺詳鞠說坐不法與彈狀協帝念其舊臣特寬朝典
停說兼中書令

李勉至德初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勳臣恃寵多不
知禮法大將管崇嗣於靈武行在朝堂背闕而坐言
笑自若勉劾之拘於有司肅宗特原之而曰吾有李
勉始知朝廷

崔光遠爲御史大夫至德二年肅宗議大舉將收復

二京患其馬少有詔於公卿百寮有後乘者率以助
軍給事中李廙署云無馬光遠劾之貶廙江淮大守
顏真卿爲御史大夫時代宗爲廣平王天下兵馬元
帥統衆二十萬討安祿山旣出當關不乘馬步出木
馬門而後登車武將管崇嗣爲王都虞侯先王乘馬
真卿奏彈之肅宗曰朕之子朕每訓之何敢失墜崇
嗣老將宜優容之又中書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帶
酒容入朝諫議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肅真卿劾之貶
漪爲右庶子何忌西平司馬

張著爲監察御史德宗建中元年京兆尹兼御史中

丞嚴郢奏劾初縉為夏州節度性貪虐多隱沒軍賜
 勉渾種落苦其漁擾遂引西蕃為寇著奏得縉前在
 夏州遣將於度支請將士軍糧及腳價共計三萬三
 千三百餘貫文不支給將士留於上都私第及雜市
 易送本道贓狀明白乃貶縉房州員外司馬并本判
 官刑翁盧仲道皆貶步將趙榮流涪州
 在縱為御史大夫貞元元年時萬年丞源為京兆尹
 李齊運所抑挫至死縱奏劾之

殷永為侍御史貞元元年邠寧節度使張叡甫入閣
 失儀永廷劾奏之

勅奉誠軍節度康日知朝覲失儀為御史彈奏詔捨之因劾御史臺

有節將始至朝禮少失勿劾及是永廷劾叡甫叡甫素服待罪闕下帝召見慰諭之以永忘其前命有詔免官

常負伯為御史中丞貞元九年劾奏吏部貞元七年
 冬以京兆府濫解選已授官摠六十六人或有不
 京銓試懸受官告又案選格銓狀選人自書試日書
 迹不同即絞放殿選違格文者不覆驗及降資不盡
 或與注官伏以丞前選曹乖謬未有如此遂使衣冠
 以貧乏待闕姦濫以賄賂成名非陛下求才審官之
 意由是刑部尚書及吏部侍郎杜黃裳皆坐削一階
 王顏為御史中丞貞元十二年奏吏部兵部侍郎駱

中員外共一十三員起去年十一月一日至今年三月三十日並不入朝臣此謂選限內不朝實憑格勅去三月二十一日奉勅轉朝前件官並闕奉慰臣中書門下省并兵部吏部簡格勅並無文狀國朝故事開元以前旬假節日百官盡入朝至天寶五載始有勅放旬節假日不入比及近來又賜掌參分日伏緣前後優待之厚致有慢易違失之愆臣忝職司合當舉正庶使朝行自肅典禮克行仗請釐革

鄒儒立爲殿中侍御史貞元十四年閏五月以太子詹事蘇弁入朝班位失序對仗彈之弁於金吾待罪

數刻特釋放舊制太子詹事班次大嘗宗正卿貞元三年御史中丞竇參叙定班位移詹事班位在河南太原等尹之下弁乃引舊制班立臺官詰之乃給云已白宰相請依舊制故儒立彈之

韓泰爲監察御史貞元二十年考功員外郎陳歸爲嶺南選補使選人留放注官美惡違背令文唯意出入復供求無厭郵傳患之泰奏劾得罪

路郡爲監察御史監祭史穆宗長慶元年七月奏今月九日孟秋饗大廟攝太尉國子祭酒韓愈唯式合起今月六日於大廟致齋今於國子監宿有違格令

勅旨宥罰一季俸料

溫造爲侍御史長慶四年李祐自夏州入拜大金吾
進馬一百五十疋造正衙彈奏祐退股戰流汗私謂
人曰吾夜偷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
溫御史吁可畏哉後爲御史中丞劾僞官王杲等九
十余員杖殺曹吏李寶等於都市時朝廷有喪不如
禮配不以類者又劾之造爲御史大夫大和九年劾
天平軍節度使殷侑不繇制旨增監軍俸入賦歛於
人帝不問以庾丞宣代還

蕭徹爲侍御史敬宗寶曆元年四月京兆尹崔元略

誤用詔條徵畿內放錢萬七千貫徹於閣門彈奏詔
命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待御史溫造鞠
其事不謬元略削兼御史大夫

劉幼復爲侍御史知彈文宗太和元年幼復廷奏前
福建觀察使衛中行擅用官錢三萬餘貫仗請付法
周太玄爲侍御史太和三年彈奏鄭滑節度使李聽
曰臣聞賞罰不立無以示天下是非一貫莫能建大
中竊見義成軍節度使李聽昨者資其承藉委以統
戎俾代憲誠付之雄鎮摠二萬貔貅之衆位極寵榮
兼兩藩節制之權心無報效冀其撫安危疑上副恩

遇况陛下授以神策假以天威入魏之期尅日先定而李聽擁族觀望按甲延延扇惑人心逗撓軍政遂使憲誠陷於屠戮亂衆肆其姦克失六郡於垂成困危巢於已覆委貝州而不守燒劫無遺望殘口而疾驅狼狽就道自圖苟免不憚簡書

元稹憲宗元和初爲監察御史分務東臺浙西觀察使韓臯封杖湖州吉安令孫海四日內死徐州監軍使孟昇卒節度使王召傳送昇喪柩還京給券乘驛仍於郵舍安喪柩稹竝劾奏以法河南尹房式爲不法軍稹欲追攝擅令停務旣飛表開奏罰式一月俸

盧坦爲御史中丞元和三年奏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授任方隅所寄尤重至於赦令首合遵行一昨歸朝固違明旨復脩貢獻有紊典章仗請付法又奏前浙東觀察使闞廡美到城亦有進獻當時勸責稱離越州後方見赦文道路已遙付納無處旣經恩赦須爲商量將誠來者之心今舉贖刑之典已書罰訖伏准今年正月赦自今以後諸道長吏有離任赴闕廷者竝不得取本道錢物妄稱進奉苟有違越必舉憲章柳晟等旣違新令不敢不奏帝曰山南所進與柳晟竝不相聞先釋放訖闞廡美赦書頒下之時每

離本道身已在近物湏有歸以此奏請進納非赦文
所革之意其罰亦宜釋放坦既奏舉晟濟美二人皆
待罪於朝堂帝詔坦對褒慰久之曰晟等所獻皆是
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奏曰赦令陛下之大信
也天下皆知之今二臣違令是不畏法陛下奈何受
小信而失大信乎帝曰朕已受之如何坦曰歸之有
司不入內藏使四方知之以昭聖德帝嘉納之

李夷簡爲御史中丞元和四年奏京兆尹楊憑前爲
江西觀察使贓罪及佗不法事勅付御史臺刑部尚
書李鄴大理卿趙昌同鞫問貶憑賀州臨賀縣尉又

追捕憑前江西判官監察御史楊瑗繫在臺命大理
少卿胡珣左司員外胡誼侍御史韋凱同推初憑歸
朝參修第於永寧里廣畜妓妾於永樂里夷簡乘衆
議舉劾前事帝卽位以法制臨下夷簡首舉憑罪故
時議以爲宜然繩之大過物論又譏其深切矣
崔植爲御史中丞元和十五年二月奏攝衡王傳田
緝詣臺按差茂葉朝章有同兒戲魏州之亂職聽之
繇論其負恩萬死猶幸伏以封葦清河南失律斬於
闕門高霞寓唐鄧破傷投諸遐裔渾鎬節制易定將
戰而兵力不支表滋逗遛西川欲進而克渠尚在或

親當矢石或躬履艱危勢屈賊鋒竟申朝典未嘗貸法必振皇威今李聽罪惡流聞中外憤惋比之掌情等輩萬萬過之若陛下猶示含弘不極真法臣等恐憲章墜地天下寒心伏請付法初中丞溫造召殿中侍御史崔彛以聽失律告之俾爲彈文及是以其文付知彈侍御史周太玄正衙對百官舉奏聽貪姦奢侈凡領方鎮所至無理化及山東失律聽又廣以金帛交通權貴及是爲有司彈奏中外莫不稱當翟璋爲左臺侍御史太和七年帝御紫宸殿朝集使魏州長史敬讓辰州長史周利貞俱欲奏事璋監殿

庭揖利貞先進而讓前稱利貞受武三思使枉害臣父璋劾讓不待監引請付法上曰讓訴父枉不可不矜朝議亦不可不肅可奪一季祿而已貶利貞爲邕

州長史

李欵爲詩御史大和七年九月閣內彈奏前邠州行軍司馬鄭注內通勅使外連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犯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之內諫章數十上繇是授注通王府司馬兼侍御史充右神策軍判官中外駭歎歸融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開成元年湖南觀察

使盧周仁進羨餘錢一十萬貫文融狀奏曰天下一家何非君土所在方鎮官庫錢皆陛下庫緡錢也盧周仁輕黷宸嚴輒陳小利務期容受妄說異端若言南方多有火災故外須防戎寇恐成煨燼請納京師則所進之餘安可遂無此盧周仁周思大体姑徇私誠入財貨以干榮待清朝而何淺貢之無藝實紊彝章伏見今年正月一日赦文天下藩方四節獻賀三年內猶皆權停周仁所進頗玷皇化何禪闕用臣伏恐萬方從此相效皆以羨餘爲名縱無羨餘亦因緣刻剋生人受弊起自周仁深不稱陛下臨軒求大平

意也其盧周仁應須重責以例長人者所進錢伏請却還湖南道收貯以備水旱留貸貧下戶納兩稅交代相承不得擅用使九有獲蘇一方知感天下幸甚奏彈之後詔湖南所進錢委度支於河陰收貯以備佗處水旱

狄兼謩爲侍中丞開成二年貶前秘書監吳士矩爲蔡州別駕兼謩上疏曰縣令刺史觀察使皆陛下守土之臣守陛下土地財貨行陛下教條息澤而已非得盈縮自己與奪自專况軍戎事不可容易添給添給之後損減至難豈唯一道一軍之弊實江淮十餘

鎮聲聞相傳如或引例其若之何吳士矩恐須勘驗取實以窒定江淮十鎮之意日月無私炤雷霆無私怒陛下獎任士矩本非私也今負陛下而理之亦非私也臣忝憲職不敢尸祿其吳士矩請付東臺差清疆御史就江西推勘聞奏

士矩前為江西觀察使在任日應軍中諸色加給紉

給錢八萬八千貫文米一萬六千三百石故貶之

魏謩為右補闕開成二年荆南觀察使常長以監軍使呂令琮下官健入江陵縣凌辱縣令韓忠事甲西院院即內樞密院也暮上疏曰臣見諸司雜報常長送狀西院分折監軍下凌毀江陵縣令事伏以州縣

侵屈祗合上聞中外閑連須遵舊制常長任膺觀察体合精詳公事都不奏論私情擅為踰越况事無大小不可將迎儻縣官官業有乖便宜理罪監軍職司侵軼即合聞天或以慮煩聖聰何不但申門下令則首紊嘗典理合糾繩伏望陛下宣示宰臣速加懲戒疏奏不報中書門下御史臺竝無彈奏其事遂寢時論惜之

常溫為尚書左丞開成三年彈奏吏部員外郎張文規長慶中父弘靖陷在幽州文規逗留京雒不便赴難不宜在南宮故出文規為安州刺史

後唐趙光逢唐末時昭宗駕在華州徵使御史中丞
帝置藥院於禁中有道士許巖士瞽者馬道殷出入
無間驟至列卿宮相因此左道求進者衆光逢持憲
糾之伏法自是其徒頗息

崔沂梁開平中爲御史司憲金吾街使寇彥卿入朝
過天津橋市民梁觀者不時迴避前道伍伯捽之投
石欄以致斃彥卿自首於梁祖命通事舍人趙可封
宣諭令出私財與死者之家以贖其罪沂奏劾曰彥
卿位是人臣無專殺之理况天津橋御路之要正對
端門當車駕出入之途非街使振怒之所况梁觀不

時迴避其過止於鞭笞捽首投壘深乖朝憲請論之
以法梁祖惜彥卿令沂以過失諭沂引關競律以怙
勢力爲罪首下手者減一等又闖殿條不闖故毆傷
人者加傷人者一等沂表入責授彥卿游擊將軍左
衛中郎將沂剛正守法人士多之

呂琦天成中爲侍御史舉劾吏部侍郎王權將作監
王澄太僕少卿魏仁錡庫部郎中孔崇弼司門郎中
李殷慶河南縣令郭正封等六人妻叙封郡君縣君
者勅首叙封之例勅格甚明况在所司備經其事旣
成差誤蓋是因循顯有糾彈實爲允當欺卽難恕錯

即可矜然欲示戒懲須行責罰本行令史馬仁珪決
繫杖七十勒停本判郎中裴垣罰兩月俸王權等六
人妻進封叙封郡縣邑號官告宜令所司追納毀廢
初郊天後赦書節文云朝臣竝與追封贈及叙封後
不在此限其年七月十二日中書以前赦書節文不
該據品秩依格例施行又奏覆在朝臣寮限兩月內
一齊開奏竝據品秩依格例施行河南縣令郭正封
制前任考功員外郎朝議郎階具是六品制後迂河
南縣令加朝請大夫正五品其妻乃叙封縣君及被
舉劾乃招偽濫有涉情故

李堪爲御史大夫時安重晦爲樞密使而弄權任氣
制置諸夏當續紹之初內外無不畏攝過御史臺門
有內臣誤衝行李遂追斬於馬前時堪彈奏之以力
大莫能動也

趙礪爲兩京留臺侍御史礪上言臺司奉去年四月
勅西京留司官員雖有留臺點簡如聞多不整齊宜
令太子太師盧文紀都更提轄今有自去年五月後
至今每稱疾請假最多太子太保王延太子洗馬張
季凝舊例朝臣百日假滿落班簿延與季凝每遇百
日將滿卽一度赴拜表行香俱是拜跪不任昨高祖

神主祔廟之時留司班列至彭婆鎮奉迎其主延只到五鳳樓前季疑稱有疾不出陳力就列往聖之明規拜表行香留司之嘗務旣疾疾不任於出入筋骸難疆於扶持所宜上稟憲章內思貪冒虔瀝退休之懇用循止足之文雖優弘繫自於朝廷而彈舉敢隳於職業勅王延等宐以本官致仕時西京留司朝人或有不弛慢者朝廷欲儆其失乃令盧文紀簡轄文紀乖於本體至令朝士不得出城制置甚煩趙礪嫉之故有是奏欲移過於文紀也

冊府元龜

